



爬山调攀上新高峰

●李树榕

——评武川县乌兰牧骑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儿女》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见,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爬山调是“中国民歌中山歌类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在这一带蒙汉杂居区的爬山调中又常有蒙古族民歌的音调。”而武川县,正是处于这一杂居带,爬山调在此非常流行。2008年,爬山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但是,以爬山调代表性的传统曲调,如《割麦麦》《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小青马》《想老子》等为主基调,整合原创的120分钟的舞台大戏,却非常鲜见。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横跨阴山南北,拥有多个历史时期长城遗址的武川县倾力推出抗战题材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既是“不忘历史,继续前进”的宣誓,也是在思想情感辩证中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笃定意志,有效地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山调。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持续生长创新的发展性,以及具有符合人类共同需要的审美性。《青山儿女》的唱腔,均是在传承爬山调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奔放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而唱词,也是在继承爬山调乡土气息浓厚、唱词短小精干、重叠使用虚词的基础上,以“内容为王”的。

抗日战争,属于政治领域;男女爱情,属于道德范畴。《青山儿女》贯穿性的戏剧冲突,就在于抗日与降日的矛盾,以及母女嫁谁、不嫁谁的矛盾。前者是政治立场和反侵略斗争,后者是民间烟火和饮食男女,二者的水乳交融,引导观众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悟,最终打心自问:凡德劬者必然坚决抗日?凡缺德者大多会做汉奸?这是关涉人性与人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德行是立场的基础,正确的立场又能促进人们对高尚德行的敬仰和学习。而这部爬山调抗日历史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之处,就在于此——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唱念做打,是舞台剧的四大组成部分,这部戏却是近乎歌剧以唱为主的。

剧情伊始,阴山山脉深处得胜沟的抗日“堡垒户”云岚和山丹母女俩,正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戏剧冲突的悬念,随着她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不断向人的情感和思想深处推进。

艺术精品,在于艺术人才:一度创作是剧本,二度创作是作曲,三度创作的核心是演员和服、化、道、声、光、电等各路人才,而导演则是统帅。剧中每一场伊始都有两句合唱的爬山调,是该场内容的提要;而结尾又都有“幕后歌”,则是这一场的点睛之笔。其中多次重复的唱词显然是在歌颂云岚这位母亲,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为抗战奉献一切的母亲,为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爱情和家庭的母亲。而扮演

者范芝兰基础扎实、声如金铃、气息酣畅、音色恰如其的唱功和扮演什么就做到“是什么”(而非“像什么”)的体验派创作能力,堪称一流。大喜大悲的感情、大惊大愕的反应、大起大落的环境,对她都是考验。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被她精致的心理节奏把握到炉火纯青,实在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因而她承受得起——“大后山的女人苦如黄连,不宽宽膀子硬撑一片天。”印证了——“亲妈妈,好妈妈 苦里跌倒难里爬。流着鲜血咬着牙,养活了革命撑起了家。”

如果说云岚属于“旦”行里的青衣,那么,第二位引人关注的就是“丑”行伪保长牛二拴。他知道云岚家亲共产党通八路军,也知道云岚母女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因而乘人之危,上门提亲。他说,只要山丹愿意嫁于富人做妾,要多少彩礼都可以。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却爽快答应。山丹的选择为的是啥?

作为该剧女二号山丹的扮演者王亚苏,不仅唱功好,形体能力更是一流的。她边唱边舞边毫不掩饰地开始要彩礼:“我不要银元与金币/我只要麦莩和小米/我不要玛瑙和美玉/我只要布匹和鞋底/我只要骏马不要驴/要挑选蒙古马一百匹/为给咱军队解危机/女儿我甘愿牺牲我自己。”

虽然山丹的选择只停留在强烈的意愿时,就被“贵人”解了难,但不分男女老幼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众志成城的民心,却可见一斑。

第五场,当“大山水刮不断芦苇根,小兔子吓不倒革命人”的歌声响起,观众预感,女人公云岚女一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了。果然,一帮鬼子在保长带领下直闯抗日“堡垒户”,逼着云岚交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高小川。但云岚的选择,毫无悬念的是宁死不屈。孰料,就在气急败坏的鬼子要枪毙云岚时,保长却慌不迭地上去阻拦:“不要、不要,我看,还是活埋哇。”一贯欺世盗名的伪保长,竟然替云岚选择死的方式,这个人物的表演是复杂的——坏人的坏,难道是没有坏透仍有同胞的怜悯?还是他垂涎年轻山丹的美貌,惺惺作态而别有他图?表演者潜意识的瞬间反应,增加了人物塑造的复杂真实性,更加深了观众的思考。

“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爬山调唱出咱军民情”,一曲传统爬山调《割麦麦》的旋律被新赋予令人振奋的词汇,通过小川和山丹的对唱,呈现出抗日游击根据地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政治氛围。然而,剧情跌宕起伏,艳阳之后就是暴风雨骤。

小川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怎么办?谁去救小川?怎么救?能救得出来吗?

剧情并不复杂,人性却并不简单。就在观众通过抗日游击队员和“堡垒户”、与给鬼子当狗的伪保长,进行好人与坏蛋的政治判断时,一个关乎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印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一个人的德行,是政治立场的基础;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又能促进美德的践行。因此,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崇高的政治选择,与普通农家妇女(无论云岚还是山丹)的爱情选择水乳交融在一起,是该剧美学智慧的充分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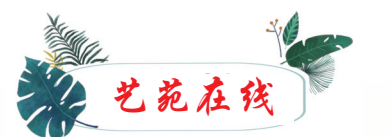
私心、谎言、胆怯、油滑,是保长显而易见的缺德行径。他心痒难耐地觊觎年轻美貌的山丹,又自知很难得手。所以,才想出两次骗婚:一次为接济母女的饥荒,一次为营救鬼子抓走的小川。如果说,好人必备的条件是诚信、善良,那么,从一己私心出发两次乘人之危欺骗云岚母女,足以及其地地道道坏人的本质。这样的品性,在抗日而且还是降日的政治选择中,必然对同胞失去善,对国家丧尽良,由此避免了好人坏蛋滥滥化的弊端。

作为游击队长的乌力罕,戏份并不多,但却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于是,一次又一次选择自我牺牲,包括爱情甚至生命。与他青梅竹马、心心相印的云岚,最终选择让独生女山丹跟随小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宽阔胸襟和革命精神。

该剧令人动容之处,不是高亢悲壮的怀念烈士,也不是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鬼子,而是尾声中只有背景音乐而没有人物唱词的一幕:还是那道通往山上的坡路,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就这样,云岚跟着舞台上出现的乌力罕一步一步向上、再向上地迎着朝阳走去。如此,这部剧作主人公的选择便凸显出双重的含义——选择做抗日“堡垒户”,就是选择爱国,选择来世嫁于乌力罕,就是选择跟着共产党,选择当英雄。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通过《青山儿女》这一舞台剧,武川县乌兰牧骑用真枪实战的本领,证明这支队伍确实藏龙卧虎,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是这台以爬山调为主的作品能够攀登到舞台剧至高境界的有机力量:听,每一嗓子唱得都酣畅淋漓、实实切切、真情实感!每一次哭哭,都发自内心、感人至极!每一句台词都秉承传统“赋比兴兼顾”的手法,其艺术的真知灼见、真才实学,借助于厚重的文学、音乐、戏剧功力,使观众钦佩之极。

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的大幕缓缓拉上,此时此刻,了解内蒙古二人台事业发展的观众和演职人员会不禁想起编剧柳志雄。演出的成功,就是对他深切的怀念。



诗音筑梦 青山有光

——赏析“武永杰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

●卢丰

2025年12月1日晚7时,中国作协会员、80后青年诗人武永杰的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呼和浩特市乌力格尔艺术宫精彩上演。尽管时逢寒冬,却挡不住观众为诗而来的热忱,现场座无虚席。这场以武永杰原创诗歌为核心的艺术盛宴,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文学诗社(室雅兰香)、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共同协办。

当音乐会主题“同心筑梦”几个字呈现在背景幕上时,台下即刻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不仅是对主题的共鸣,更是对武永杰诗歌的期待。这场音乐会并非激昂的宣告,而是带着泥土温度的深情诉说,它既是乌兰牧骑全国巡演60周年的特别献礼,更是武永杰以诗为笔、以心为墨,在北方冬夜里写下的“精神长卷”。

艺术深度:诗歌里扎根的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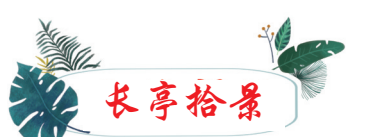
真正的艺术从不会悬浮于生活之上,武永杰的诗歌便如胡杨的根,深扎在北方的泥土里。本次音乐会的19首原创诗歌,均出自她之手,每一首都似从北方大地上自然生长的草木,带着风沙的印记、阳光的温度、河流的浸润,是她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告白。

音乐会以“家国情怀、北方风韵、百味人生”三个篇章搭建起情感殿堂,武永杰的19首诗歌,便是支撑这座殿堂的19根梁柱,每一根都刻着精神密码。聆听《大青山我的家乡》时,仿佛能看见武永杰站在山巅俯瞰的身影:“黛青色铺开绿色的纱帐”,这不仅简单的色彩描写,更是她眼中大青山从春到夏的蜕变——冰雪消融后,草芽从岩缝中钻出,一点点将黛色山岩裹进绿毯;“草原为纸,河流作画”,则是对家乡最壮阔的笔墨勾勒,草原的辽阔是纸的底色,黄河的九曲蜿蜒,是她笔下大自然用流水写下的诗行。这些诗句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千年底蕴,更有她作为当代诗人“把绿色种进每一寸土壤”的坚守,让文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而“百味人生”篇章的诗歌,更藏着武永杰对平凡人的深切关怀,像一颗颗裹着糖衣的盐粒,初听是生活的朴素,细品有回味的甘甜。《寂静的梭梭》中,她写沙漠植物,更写在沙漠中治沙的人:“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却把根扎进干涸的沙砾”,这正是她对驻守生态保护区劳动者的细腻描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种树、固沙,像梭梭般沉默,却在沉默中筑起绿色屏障。此外,写社区网格员的《深夜的灯》、写牧民转场的《马背的行囊》,每一首诗都是武永杰深入生活后的创作,她以最平实的笔触聚焦平凡人的生活切片,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平凡”二字绽放光芒。这正是她对乌兰牧骑“服务人民”初心的深刻诠释:文艺不是高高在上的点缀,而是走进人民生活,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发声。

舞台魅力:声与心共振,歌与诗共情

若说武永杰的诗歌是这场音乐会的灵魂,那么舞台演绎便是让灵魂腾飞的力量。内蒙古文学诗社的朗诵者们,以“克制”的表达传递诗



二人台与呱嘴之关系

●王舜 段诗雨

格,俗称“掏牙句子”。二人台传统剧目里还有一种摸唱戏,即一人多角。这就属于“曲艺”范畴了。

呱嘴,又叫数板、嗑子、顺口溜、溜呱嘴、说口等,是说唱类里的韵诵体,由打击乐伴奏,表演手法是只说不唱,在传统二人台中,与唱和舞并用,合辙押韵,疾缓有度,多用串话、谚语,诙谐幽默,多蕴藏着哲理和生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

二人台呱嘴多用于丑角出场时的上场白,起着吸引观众、稳定情绪、热热场子等作用,多用于传统剧目中某个剧目的开始之前或中间,从形式上来讲,是二人台曲目的一部分,但在内容上往往与本戏无关,表演者以此逗人一笑,又或对剧中主人公的性格进行烘托,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

说起二人台呱嘴的艺术特点,首先要说二人台语言的又一大特色——串话。串话可以说是呱嘴的孪生兄弟,串话也是呱嘴语言的支撑,串话是二人台语言中最具艺术特点的呱嘴艺术,所反映的内容主要以赞美勤劳善良、贬斥懒惰、批判反抗邪恶为主线,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智慧融入其中,使呱嘴艺术源于生

活又服务于生活。随着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艺术家们不断创新,丰富其内容与形式,有的呱嘴数板则把人物出身、职业、家境等做一番开场白式的自我介绍,丰富了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增加了戏剧的可看性和感染力。

近年来随着呱嘴表演独立性的增强,其逐渐脱离了二人台的正剧,成为独立的曲艺形式,由老旦作为主角进行独立表演。呱嘴艺术经过几代艺人的实践创新,现已发展成一个艺术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它不仅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二人台呱嘴艺术也在不断追求新求变,未来二人台呱嘴艺术可能出现多形式、多风格、多组合、多变化的艺术形态。我们应以实施精品工程为契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精彩、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让二人台呱嘴艺术为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当年年轻舞蹈演员与资深朗诵艺术家同台时,更是一场“精神接力”,而武永杰的诗歌便是这场接力的纽带。年轻演员的舞姿充满活力,如草原上初生的小羊,带着对未来的向往;老艺术家的声音沉稳有力,如草原上的老胡杨,带着岁月的沉淀。他们的配合没有代沟,只因武永杰的诗歌里藏着所有人对家乡的眷恋——这便是对乌兰牧骑精神的传承: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创新中坚守,在坚守中传承。

演出临近结束时,呼和浩特市文联领导与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武永杰的原创诗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她正如自己朗诵的诗句“我是海的女儿”一般,诗作如一朵朵浪花,荡起美妙涟漪。随后,书法家们上台向武永杰赠送各自的书法作品,以此表达对她诗歌创作的敬意和鼓励。

演出落幕时,音乐会的余韵仍在穹顶下回荡。有观众站起身,向舞台深深鞠躬;有孩子对父母说“我以后也要写家乡的诗”;有更多的观众用手机对着舞台不停拍照,感叹“这场音乐会太动人,武永杰的诗、歌唱家们的演唱,都让人难忘”。

这场音乐会早已超越“演出”的意义,它是一次“灵魂之约”:是武永杰的诗与大地的约定,是她的文字与张文静歌声的约定,是艺术家的演绎与观众心灵的约定,更是乌兰牧骑的过去与未来的约定。它让我们明白:好的文艺作品,能为土地立传,能为精神发声。而像武永杰这样扎根人民、心系家国的诗人,像张文静这样用声音传递深情的艺术家,永远像太阳,无论冬夜多冷,都能照亮人心,在时光里永远闪耀。

那光,是武永杰诗的光,是张文静歌的光,是乌兰牧骑精神的光,更是家乡儿女心中永远不会熄灭的希望之光。